

宽窄巷

博图志

封面

2019.3.13 星期三

爆料热线 028-86969110

主编 杨利 责编 仲伟 版式 吕燕 校对 廖焱 炜



更多博图志，扫码上封面新闻。



下载封面新闻APP 浏览最新资讯

周岸登杨啸谷 在书中留下学术密码

再回到《西泠词萃》一书上来，最早的一则题记于民国五年，“丙辰大雪节，用四韵寄影元中籍本清真集、汲古阁片玉词并检陈西麓、方千里、杨泽民三家和词校读一过”，落款为“蔡叔”，可以得知最迟至民国五年，周岸登已经得到此书。民国四年至六年，周岸登和弟弟周肇居于北京，经常去海王邨淘书，康亭十种《梅苑》《宋七家词选》《泰云堂集》等书即在此时购买。周岸登购藏古籍，是出于治词的目的，是为了校勘众本，而不是为藏书而藏书，所以版本较为常见，但在各书中间密密麻麻批语。以《西泠词萃》为例，民国五年曾用四印斋本《清真集》汲古阁本《片玉词》校读，民国七年用郑文焯校本校阅，用《泰云堂集》附刊校刊元优词，民国九年以朱强村本校校远词。书中批语，朱墨烂然，一丝不苟，可以考见周氏治学之用力。尤其值得注意的是，《贞居词》第九周晋仙浪淘沙词，书眉上有周岸登和词一阙，移录于下，以补文献之缺。

血债是头钱，仅得聊慰。惯来空袭似闲蝉。起视欧西尤惨烈，喷火飞船。胜利属谁边，莫论因缘。整舟潜运本天然。云卧山中浑不省，明日新年。

词前题“七百年后，抱蜀老人周蔡叔避寇空袭于峨眉，再和此词”，词后记日期“乙卯除日”，即一九三九年。本年七月二十日，日军对成都发动无差别轰炸，史称“7.27大轰炸”，国立四川大学皇城校本部和南校场理学院、法学院均中弹着火，至公堂、明远楼一带的办公区、教学区、留青院、菊园一带的宿舍区，图书馆、博物馆变成一片废墟，九月，国立四川大学迁址峨眉复课，这首《浪淘沙》即作于这年的除夕。周岸登这一年已经是66岁的老人，随学校避乱峨眉。“整舟”一词，出自《庄子·大宗师》：“夫藏舟于壑，藏山于泽，谓之固矣。然而半夜有力者负之而走，昧者不知也”，世界在不停变化，自己却浑然不觉。虽值辞旧迎新之际，但时局动荡，民族危亡，忧愤苦闷，溢于言表。而且可以发现一个细节，从民国五年之后二十多年时间里，《西泠词萃》一书跟随着周岸登走南闯北，未曾离身。

此外，书中还有完全不同于周岸登书写风格的另一种批语，字画纤细瘦弱。周邦彦《片玉词》卷端题名下有一行小字，“凡宋图章及点句断句，俱照大罗先生本过录，庚寅小雪啸谷”。经过笔迹对比，确定“啸谷”即为杨啸谷，庚寅年为一九五〇年。杨啸谷（1885—1969），一名兢，四川大邑人，晚年曾受聘于华西协成大学，担任考古学和中国美术史教学工作，解放初在四川省博物馆当研究员，后任四川省文史馆研究员，著有《东瀛考古记》《东方陶瓷史》《古月轩瓷考》《啸谷随笔》等书。《片玉词》卷端周批“大雀云前度度字”条前有一行小字，“此蔡叔先生所批校者也”，亦为杨啸谷手迹。可以推断，《西泠词萃》一书后为杨啸谷所得，并在书中过录大雀先生（郑文焯）圈点及批语，最终使得本书呈现出现在的面貌，此后几经辗转，周岸登、杨啸谷两位先生在书中留下的学术密码，有待于我们进一步去探索、发掘。

心健康 (34) 本栏目由嘉事馨顺和特约刊出 心脏瓣膜病怎么治! 华西专家说:大腿上切个小口,就能修好你的心脏!

本期嘉宾: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心内科主任 陈茂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心内科博士 欧袁伟翔

要说人的身体里最勤劳的器官,心脏可以算是一个。人的一生中,心脏要不停地跳动3000000000次。但你知道心跳为什么会发出“扑通扑通”吗?答案就是心脏的四个瓣膜,你听到的每一声心跳,正是心脏瓣膜随心跳交替开合发出的声音。心脏瓣膜的主要工作任务就是在心脏收缩时打开让血流通过,在心脏舒张时关闭防止血液回流。这项“工作”看似轻松简单,实则不然,瓣膜们平均只有0.3mm左右的厚度,却承受着一生数以亿次的开合。除此之外,细菌感染、老化等也威胁着瓣膜们的健康。面对诸多风险,瓣膜们就有可能“损坏”,这就是今天我们要谈到的瓣膜病。

据流行病学调查统计,我国心脏瓣膜病的发病率为2.5%~3.2%,100个高龄老人中,就有14个瓣膜有问题。常见的瓣膜病包括主动脉瓣狭窄、二尖瓣返流、二尖瓣狭窄等。其中,“主动脉瓣狭窄”是最常见的瓣膜病之一。但这并不是说有症状才来就医,定期的心脏超声体检是十分重要的,通过超声等检查方式可以在没有症状的时候就发现心脏功能的下降。一般来说瓣膜出现病变的患者建议每年复查一次心脏超声。(待续)

闲花无数飘香径。

长托春醒慵不醒。

泪粉腮红印。

照见啼妆。

喜说刀头圆破镜。

断魂夜夜惊秋枕。

消患楚云迷远近。

画里潇湘影。

梦里吴船。

卜得归期归未定。

蝶恋花

周岸登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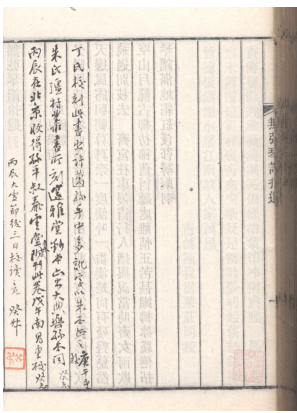
《西泠词萃》中周岸登的批注。

词坛巨匠周岸登与《西泠词萃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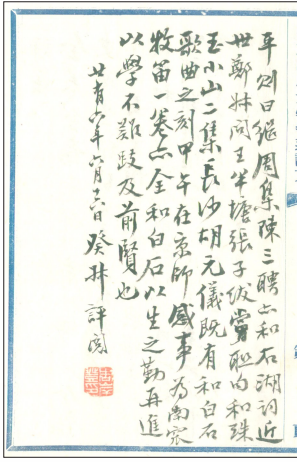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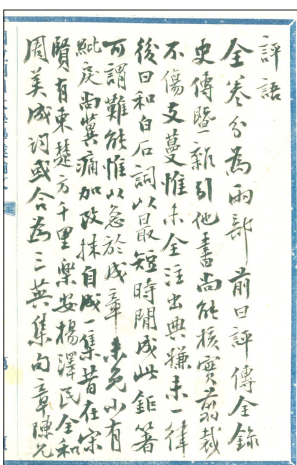
在图书馆做古籍时间长了,就迷恋对故纸堆,就会“食古不化”,对书的欣赏也会形成有别于常人的趣味。如果是名家写刻上板,或者名家递藏,或者名家在上面留有批校题跋甚至只是只言片语,那无异于入山林而获至宝。透过前人在古书上留下的蛛丝马迹,按迹寻踪,抽丝剥茧,挖掘一段尘封的记忆,可以与先贤深交,这也是读书的一大乐趣。历史的选择往往具有偶然性,有些人天生前显赫死后寂灭,有些人生前不显死后闻达,处于大变时期更是如此。周岸登,相信大多数人对这个名字很陌生——曾经的巴蜀词坛巨匠,四川大学中文系教授,比肩龙榆生、夏承焘、驰聘民国词坛,齐名赵香宋、林山腴,引领巴蜀文苑,在去世后的几十年里,所受到的关注却寥寥无几,周蔡叔这个名号渐渐被人忘记。他走进我的视野,源于偶然翻到的一部书——《西泠词萃》。



周岸登



周岸登手迹。



周岸登评阅毕业论文评语手迹(1937)。



二窗词客印。

壹

《西泠词萃》川大馆藏三部

贰

避乱期间与赵熙诗词唱和

叁

流连书肆 购求词学著作

周岸登（1873—1942），字道援，号二日，四川省李调元故里，清同治七年（1868）年出生于西乡。光緒二十九年（1893）年入蜀，在学期间专攻排偶声律，师从同乡名流。光緒三十一年（1905）年，受成都府尹之聘，任成都府学教授。辛亥革命后，周岸登经湖南返回四川，先后任蓬安、会理等地主政，民国四年至六年，在北京作短暂行，先后任南京、清江、吉安等地任职。民国十六年（1927）年，任四川大学教授。周岸登在四川大学任教期间，周岸登与金石学课程，直到1942年去世。在四川大学任教的8年时间里，周岸登自编《周道援学》《考古学》等教学讲义，并在峨眉山避乱期间，在《新新新》上发表新作，推荐图书，至今四川大学图书馆所藏部分古籍上仍有“文学院周蔡叔先生介绍”等字样。

1942年11月7日，四川大学在峨眉山报国寺伏虎堂为周岸登举行追悼大会，校长程天放主祭，文学院院长向楚及其他各院院长陪祭，此后，周岸登这个名字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。

四川大学图书馆收藏有三部《西泠词萃》，其中一部朱、墨两色批注，仔细查看笔迹，当为两人所写，并有多枚印章。铃印，是藏家了解一书源流的最直接证据，书中铃有“二窗词客”、“北梦词人”、“威远周道援藏书”、“成均笃学”、“蔡父”、“笠野点勘”、其笃学词定外，其余印章均周岸登所铃。书末题记多有署名，或署“蔡”字，也均为周岸登所记。经过笔迹对比，可以断定周岸登所批。铃印、题记、批注都指向周岸登。周岸登为什么对此书如此用心？这部书又是如何来到川大的？

